

【人生书单】

## 苦难中的温情

□孟宇



仍记得第一次读它，是在一个高二的晚自习，耀眼的白炽灯下，同学们都在埋头苦读。我从后排书架随意拿了一本书——《许三观卖血记》，夹在一本复习资料中悄悄地读着。

林语堂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想，在那个原本疲惫、力不从心的晚自习，我一不小心走进了余华笔下许三观的世界，便是一种细微的缘分。

上高中后很少读书的我，对于读书的品位，仍停留在励志鸡汤、青春文学，甚至俗烂的言情和网络小说中。我拿起《许三观卖血记》原本想打发一下时间，却不料读了第一章便深深地陷入其中，那是一种怎样的难以言说的震惊呢？就像一直生活在父母搭建的温室里的我从来想象不到一个人、甚至一村子人竟然靠着卖血养家，用得来的三十五元钱盖房子、娶媳妇；想象不到那样饥荒的年代，为了活下去，一家五口每天以稀粥饱腹，躺在床上省着力气只是为了不饿得那么快；想象不到因为一张大字报，便要剃成阴阳头，在大街上示众；想象不到……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

再读许三观，是在大二。大二时的我又陆续读了余华的《活着》《兄弟》，了解了余华那现实主义写法，残酷的笔锋，也明白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原本就有的特点，虽然读来仍觉得压抑，但一定不是只有悲惨，让我泪流最多的理由，便是在那个特定时代生活中，悲惨生活下掩盖不住的呼之欲出的人道主义光芒——在饥荒的年代，一家人躺在床上想象着美味的爆炒猪肝、清炖鲫鱼而心满意足的时候；“文革”时期许三观妻子许玉兰被批斗，许三观不离不弃每天送饭，在饭底下藏红烧肉的时候；儿子垂危，许三观独自一人走上卖血之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甘愿为别人做饭只是为了省下车票钱给儿子治病的时候……许三观不是完美的，从来不是，但他是活生生的。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成长，在苦难中像草一样充满韧性的成长。许三观除了第一次卖血是为了自己，之后的第六次、第七次都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的家，那些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

生活难吗？难！但是许三观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们一家人不离不弃，走过命运降临给他们的沟沟坎坎，走向未来。从前我总是思考生活到底是什么，看完了这本书我深深了解到，生活从来不是那些虚幻的、飘渺的誓言，而是许玉兰攒了七年的手套做一件精纺线衣，是全家人一起喝的那碗热乎乎的白面条。

最令我感动的片段是许三观背着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一乐去胜利饭店吃饭的时候：一乐看到了胜利饭店明亮的灯光，他小心翼翼地问许三观：

“爹，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

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他突然温和地说道：“是的。”

我把它郑重地抄到笔记本上，每当我为生活琐事烦恼时，便拿出它来，仿佛真的看到了那胜利饭店的光，给我一种坚实的力量。是啊，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只要人与人真心相对，即使无关血缘，也能在黑暗中闪耀，人性的光，能战胜一切。

真正的好作品是读不烂的，甚至会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历久弥新。高二那个晚自习以后，我之于读书，渐渐的不再只是那些毫无营养的速食文学，而是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转向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之于社会，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从舒适的温室向外看，而是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我之于生活的理解，也开始着眼于细小的美好，把握住当下实实在在的幸福。由此看来，《许三观卖血记》这本书真可谓“影响我人生的一本书”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全部智慧，而中国历来就有治史的传统，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历史有时显得幽暗、枯燥，让人不知如何进入。《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畅销历史著作的作者张宏杰，近日在新作《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分享会上，坦言自己上学时也曾经因为历史课本的粗糙而“厌恶”历史，因此在写作中要让历史看起来有益更有趣。

## 张宏杰：历史是有趣的

本报记者 曲鹏

### 从文学青年变成历史中年

1990 年张宏杰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直到今天，依然有读者问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历史专业，他的回答是，“当时历史专业不好就业，虽然不喜欢财经，但更讨厌历史”。张宏杰坦言历史是自己中学时代最讨厌的课程之一，“历史本来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里面充满了大量的故事、大量的细节、大量的戏剧化的东西，但是历史教科书里边就是事件的梗概、意义，每个朝代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像切豆腐一样切开摆在那里。这种历史教科书的编辑方式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菜拿去风干、冷却，放到化学实验室提炼出叶绿素、维生素、钙、蛋白质等等放在一个盘子里再让你吃下去。我想不到有什么比这个事更愚蠢”。

因为对财经不感兴趣，张宏杰经常逃课去图书馆看书，在大连图

书馆泡了四年，把自己泡成了历史爱好者。

上大学之前，张宏杰自诩“文学爱好者”，喜欢的是韩少功、苏童、余华，读的是所谓的世界文学名著。“中学阶段开始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图书馆借回家里两次，也没有读下去，因为《战争与和平》背后体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也确实不是一个中学生能读懂的。但是后来这本书成了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和《红楼梦》一样的，反复读了多次。”

在图书馆里，张宏杰的视野更为开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等通俗史学作品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竟然如此好玩。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他读文学书感兴趣的是人性，但是读了这些书之后，他发

### 写通俗史学满足大众读史需求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作品主要面对的是普通读者，这既是张宏杰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他认为特别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不一般的。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基本上没有断过，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社会运转的深层次的规律和规则跟历史是直接连通的，要是不读懂历史，今天的很多事情、很多现象你就看不懂。”

张宏杰打了个比方，认为历史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个人的意义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力，或者他记性很差，这个人的生活肯定颠三倒四，昨天做过的事今天就忘了，昨天犯过的错误今天还要重复；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不擅于梳理自己的历史，

### 历史写作是一种生命享受

在书中张宏杰提到他曾到一所中学做讲座，讲乾隆出于集权需要如何防范自己的兄弟，后来弟弟弘昼心理变态，抑郁自闭，甚至多次以演习自己的葬礼为戏。讲座的本意是想说明专制权利侵蚀亲情之可怕，主持的老师却总结说“做人要低调，不要张扬，才能成功”。

据张宏杰讲，他的书当中，卖的最好的，销量最大的是《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卖得不太好的是他的博士论文《给曾国藩算算账》，销量上的差别是因为《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很多内容“比较有实用价值”，很

多人读历史还是希望对自己能有实际的帮助。不少读者在微博上给他发私信，或者交流的时候告诉他，说读了这本书，有一件事以前想做没做到的，现在做到了，就是戒烟成功了。“那本书写的是曾国藩如何进行自我完善，修正自己性格当中的缺点，书中只有一小段写到曾国藩戒烟的过程。”张宏杰对社会上的成功学著作比较反感，“我介绍曾国藩，不会介绍那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对我们有正面帮助的比较多”。他力争把人物的各个侧面都呈现出来，写得比较有温度，贴近最大化的真实。



《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  
张宏杰 著  
东方出版社

现人性在历史当中表现得最充分，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远不如历史的创造者想象力更丰富。“一个作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就是那么几十年，认识的人也是有限的，熟悉的人也就是几十、几百人，历史却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几千年的、人数以亿计的那样一个宏大的场景，把人性的各种可能、人性在各种情境下会出现如何的扭曲、人性的各个层面如何呈现在舞台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研究人性就应该看历史，历史是最伟大的小说。”

这些书不仅影响了张宏杰对历史的兴趣，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银行工作的张宏杰利用工作间隙，出版了多本历史类作品，进入大学成为一名专业的历史类作品写作者，后来又读了历史学博士，做了三年博士后，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

难。张宏杰上学的时候，学到的是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是世界历史、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他却了解到，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实际上只在中国历史上大面积存在，在世界史上很少出现，而且世界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性质和中国是不一样的，而在中国范围内，这种改朝换代式的农民起义只发生在汉族地区，体现的是中原地区的郡县制结构。这些历史知识没有及时有效地传达给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读史需求得不到满足，对现实生活很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如果人们用过时的、错误的历史知识来指导今天的社会运转，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弥补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从事通俗史学研究的张宏杰每天不停地写作，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读者。

张宏杰曾经找朋友刻过一方印，“闲来写就青山卖”，下一句是“不使人间造孽钱”，“我通过写作获得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能够维持我在北京的生活，这是一个我感觉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可能生来注定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生来就是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有的人生来比较喜欢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张宏杰感觉自己一生就是每天不停啃书，发酵酝酿吐出来变成文字作品呈现给读者，“有的人感觉这是没有止境的精神苦役，我感觉这是一种生命享受”。